

## 古诗词里“读”高考

□汪志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此刻，各位学子正在秣马厉兵，准备赶赴考场。古诗有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见从古至今，“金榜题名”这几个字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美好的愿景。而北宋“神童”汪洙的诗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正是古代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

十年寒窗，方得金榜题名，确实不易。闲时翻阅古代那些大文豪们考得功名或落榜之后的诗词，也是别有一番感悟。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唐朝诗人孟郊的《登科后》。孟郊曾两次落榜，第三次才高中，中榜及第时他已46岁，真可谓是扬眉吐气，说不尽的畅快，此情此景乃是人间常情。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此乃唐朝时期的一首七言乐府，教育人们不要重视荣华富贵，而要爱惜少年时光，趁着青春年少奋发进取。青春一去不复返，好年华更是一定要珍惜，因为奋斗才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汉代的《长歌行》，以通俗易懂的词

句，点明时节变换，光阴一去不返，劝人要珍惜青年时代，发奋努力，有所作为。

唐代贾岛的《剑客》这样写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诗人以剑客的口吻，抒发自己的抱负：剑客用十年的时间，精心磨制了一把长剑。这把剑，刃白如霜，剑身闪烁着寒光，锋芒毕露。今天，我把这把利剑拿出来给你看看。告诉我，天下谁有冤屈不平的事？我这把长剑，已经跃跃欲试。如果把考生们十年苦读，比喻为剑客十年磨一剑，那么，现在就到了考生们用手中的一支笔，展示自己十年成果的机会了。长剑出鞘，斗志昂扬，不畏不惧！

“十年常苦学，一上谿成名。擢第末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登第》。27岁时，白居易策马进城赶考，成为17名新科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为此兴奋得一夜无眠，意气风发写下这首《登第》。

南宋董德元的《柳梢青》：“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埃尘。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中榜落榜是常事，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不管怎样，考生们与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这

么渐渐渐远了、永不重逢了。

唐代诗人常建的《落第长安》这样写道：“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常建一生沉沦失意，这是他落第失意之作。考场失意，千百年来就是读书人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数士人在仕进之旅中尝尽辛酸。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将这种情绪诉诸笔端。该诗体现了金榜无名的失望和痛苦，无颜归家的无奈与悲伤。

唐代诗人钱起的《长安落第》这样写道：“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钱起是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他于唐玄宗天宝十年考取进士。重门深闭的宫殿中鲜花盛开柳丝低垂，对酒唱着悲歌泪水落满衣襟。不久后春光过去，花谢了，莺儿也换了羽毛，每一回春天来到，不幸的落第使人免不了又一次伤心。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浪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上李邕》。青年时期的李白，胸怀大志，自信且自负。有一次，李白游渝州，拜谒当时的刺史李邕。李邕是一个有些自负的人，他瞧不起高谈阔论的李白。李白对此很不满，就在临别的时候写下这首《上李邕》回敬。大意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像那大鹏鸟一

样，终有一日，会乘风而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孔老夫子尚且说后生可畏，你又怎么能瞧不起年轻人呢？字里行间，满是桀骜不驯，少年锐气。

每年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自隋代科举制度以来，放榜便成为考试后的重要环节。放榜亦作“放榜”，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放榜也备受关注。历史上以《放榜日》为题目的诗词作不少，但最出彩的便出自唐代韦庄之手的《放榜日作》：“一声开鼓辟金扉，三十仙材上翠微。葛水雾中龙乍变，缙山烟外鹤初飞。邹阳艳艳催花发，太皞春光簇马归。回首便辞尘土世，彩云新换六铢衣。”同时，与《放榜日作》同题材的还有来自唐朝刘沧的著名诗作《看榜日》：“禁漏初停兰省开，列仙名目上清来。飞鸣晓日莺声远，变化春风鹤影回。广陌万人生喜色，曲江千树发寒梅。青云已是酬恩处，莫惜芳时醉酒杯。”其实，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科举虽是改变一生的重要途径，却不是唯一途径。李时珍三次科举不中，弃文医学，写出了《本草纲目》；吴承恩屡屡落榜后，转向写书创作，写成了《西游记》；伍秉鉴在科举屡屡落榜后，改行经商，最后成了富可敌国的商业巨贾。

总之，高考不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它只是人生长跑中的一小段。成功的意义应该是努力之后，所感到的一种无愧于心的收获之乐。

## 恰是风华正茂

□雷归 文/图

我没有上过大学，这是此生中的一大憾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大学全无交集。在离我出生地三十多公里外，有一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简称青海民大），我与这所大学的渊源十分深厚，值得记录。

“青海民大的玉兰开花了，我们去看玉兰吧！”“青海民大的樱花开了，我们去看樱花吧！”“青海民大的荷花开了，我们去看荷花吧！”……高原的冬季格外漫长，每到鲜花开放的时节，我们便会第一时间相约去看花。而开在青海民大的那些花儿，似乎也明白大家的迫切心情，以最美的姿态极尽灿烂。

难忘几年前在青海民大看玉兰花的场景。在和煦的春风里，在暖人的阳光下，一朵朵馥郁芬芳的玉兰花，义无反顾地怒放。当我站在玉兰树旁，对着那高高擎起在枝头的花朵绽放美好时，想起曾经写下一篇小文《那时节，次第花开》。文中写到了我在鲁院看到的玉兰花开，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种花。彼花与此花，除了同一种属，还同样生长在院校之中，同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如果说，我在鲁院接受的是文学的滋养与熏陶，那么在青海民大，获得的则是和文学有关的关怀、慰藉与温暖。

在青海民大校史馆的优秀校友栏中，有一张女性的照片十分醒目，她就是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梅卓，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青海湖》文学月刊编辑部主编、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得主、全国“四个一批”拔尖人才获得者。她先后出版、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作品数十次入选各种作品选集，曾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发表，入选《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青年作家辞典》《中国当代文艺群星辞典》等多部辞典，著作等身。潜心创作之余，自担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以来，梅卓着力于青海文学高地的建设，精心筹划，锐意创新，在她的带领和影响下，在作协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下，青海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图景。梅卓是我在文学路上的领路人，在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她写出推荐语：“《风雨磐石》中磐石和草芽的意象选取别有深意。玛姐虽是作家虚构的村庄，却也有着明显的河湟烙印和现实特征，小说的精神建构擦亮了乡村文明的底色。”

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作家马光星先生，1976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青海民大的旧称）中文系，曾在该校任教。马光

星先生历任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省文联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2004年秋，《青海湖》刊发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不说》。之后，由马光星先生撰写的评论《苦难，难于承受的诉说之重——由雪归的小说〈我不说〉引发的思考》相继在《西宁晚报》《文坛瞭望》等报刊刊出。这之后，他还撰写了关于我的另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无脚鸟》的评论文章《飞翔，总会抵达理想的境界——青年女作家雪归的小说印象》。2015年11月27日，《青海日报》刊出了这篇文章，文中这样写道：“希望雪归能够进一步扩大创作视野，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就像她的小小说中飞翔不止的无脚鸟一样，不坠青云之志，从而抵达一个更为理想的境界。”

曾任青海民大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雷庆锐女士，早年是她的高中语文老师。也是在她的影响下，我对文学的热爱与日俱增。还记得1992年时她回复我的书信，字体娟秀，一笔一画间皆是对一个敏感的少年学生的关心与鼓励。2018年5月，雷庆锐教授关于我的评论文章《不离不弃的乡土本色》在《光明日报》刊出，文中指出：“（雪归）在呵护乡土的情感中升华，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上，以传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描述、叙述、质疑、反思着这片土地的变化。”之后，《青海日报》刊出雷庆锐教授另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高原乡土的多重叙事——浅谈雪归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我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西海都市报》刊出了雷庆锐教授撰写的《从〈风雨磐石〉看文学的精神自洽》。这些文章，皆是一位师者对学生的关爱与呵护，更是文学路上最为有力的扶持与牵引。2019年11月27日，由青海民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办，雷庆锐教授主持，在文实楼，我以《借助文学创作 回应时代洪流》为题进行了一次讲座。讲座的互动环节，青海民大的学子踊跃提问，让我切实感受到了当代大学生的朝气与锐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让人难忘。

2016年7月，青海民大文学院教授王宝琴的专著《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研究》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多视角、全方位研究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而完整地研究青海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学术专著。书中写的《底层情怀》一章近五万字，以学



青海民大校园怒放的牡丹

院派批评注重学理的缜密与严谨，从整体上梳理了我的小说的人物类型，以“底层情怀”这一特定观察角度探析我的小说在青海女性作家写作中的独有价值。王宝琴教授认为，“雪归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依据，从社会变革和体制的角度叙写乡村的苦难、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一种焦心的忧虑和痛苦的承担与抗争意识。在这样一个经济席卷一切和消费主义逻辑无所不在的时代，其作品所产生的灵魂的惊悸、苏醒以及感动，对于新世纪青海女性文学来说，颇为难能可贵。”

出生于1980年的冯晓燕女士，现任教于青海民大，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2021年度青海省“昆仑英才·文化名家”优秀人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教学。2018年，我的小说《时间给的药》在《飞天》发表，并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冯晓燕教授写下评论文章《平安大地上的生命之花》，深入评析了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结尾这样写道：“至此，一个与平安大地紧密连接在一处的，乡村时代新女性的饱满生命形象在字里行间跃动闪光，成为平安大地上一朵动人的生命之花。”

在青海民大网站的学术交流一栏中，和我从未谋面的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晓晓、杜毓婕等人，在文学类研究生评论小辑中留下了他们关于我的作品的评论。张晓晓相继写下了《人性的回归——读雪归的〈金碗银筷〉》《美丑对照原则——以雪归〈绽放〉为例》，前一篇从原欲、传统与现代等方面入手，紧扣时代的潮流，探讨了我的小说中关于现代和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作家自身对于人性善和传统文明的坚守；后一篇则着重从人物形象，探寻我的小说《绽放》中所蕴含的美丑对照原则的文学创作理论。杜毓婕以《现代化

浪潮后的艰难求生者——浅析雪归小说集〈暗蚀〉中的小人物形象》为题，深入分析了我的小说《饥者饕餮》《杏花天》《暗蚀》等多篇中的人物形象。

2019年毕业于青海民大的马索里么，是近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一直在关注我的作品。我每有作品发表，他总会第一时间找来阅读。《迎风生长是命运的姿态》《空空荡荡背后》《背起群山唯一梦》等文章，是马索里么关于我的小说《你的身后空空荡荡》《我的哥哥是背夫》《风雨磐石》写下的评论。在《背起群山唯一梦》中他这样写道：“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温暖的结局，给人一种黑夜结束，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的感觉。弟弟接过哥哥的接力棒，为生存、爱和尊严开始了一场属于他的征程，‘我’长大了。哥哥的梦醒了，现在‘我’以青春为梦，踏出属于‘我’的通天大道。”这段文字和成长有关，我认为，这不只是小说中“我”的成长，也隐含着勤奋笔耕的青年作家马索里么的成长。

青海民大的老师与学子，对我作品的关注可谓是十分深切。我虽然没有机会坐在青海民大的教室里听一堂课，然而何其有幸，我与这所大学的渊源竟是如此深厚，有众多青海民大的师友一路关注并温暖着我的文学之路，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信心。唯有铭记，唯有感恩，唯有努力，才不辜负。

写下这点文字的时候，正是高原最好的季节，我看到青海民大的牡丹花开得正好，看到青海民大的学子意气风发，看到了青海民大在校训“进德修业 自强不息”引领下的成长，看到了青海民大的大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彰显与延续。恰是风华正茂，衷心祝愿青海民大的明天更美好！

## 那就是东方(节选)

□金铃子

一  
这个夏天，有一群亲密之马，  
等待着

有一群绝望之马，等待着  
这个夏天，我恢复了正常视觉  
太阳热烈，却如此宁静。  
我看到画布上  
一匹母马的忧伤

马群飞流而下  
我的爱随一张画布  
变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  
音乐随长鬃飞扬，壮美的龙脊  
如风。带着日月山川，葡萄酒而  
来  
如风。宏大的交响，  
随一首诗披散着  
琵琶声

唉，这个夏天  
我赶上了最后一首赞歌

二  
它们随着光的方向，  
旁若无人地舞动  
它们乘坐北斗而来

看它一眼，就轻易被它的惆怅打败  
我一时不知置身何处  
借助微弱之光分辨它，  
我因它的神秘而沮丧  
又因理解它而狂喜  
马的嘶鸣传来  
那群执念的人，瞬间入定  
那群怀揣炼金术的人，  
瞬间放下他们的金子

一切都停止了  
荒原飘荡的彩旗  
小心翼翼从群马飞过的百鸟  
一切都停止了  
那些高举的枪炮，  
提心吊胆地在病毒中行走的人群  
一切都停止了

只有一匹马，  
它涌出画布。向远处，向远处  
随我的思想奔跑

三  
它飞扬在夜色里的鬃毛，  
如飞翔的羽翼  
它并不用腿  
是飞翔  
来自北方的草原  
王子和公主的坐骑  
它们奔跑起来  
它们的响声清冽而急速  
它们的响声神秘而动人

一个在空荡中寻找马蹄的人  
不禁发出疑问  
是谁夺走了江山的静穆  
那个低垂着头颅，捶打马蹄的人  
抬起头来。他将马蹄举过头顶，  
眯缝着双眼说

这里是旷世的孤独  
哪里有马？

这只是奔跑在我身体里的声音  
是我白发里生长的萧萧班马鸣  
是我少年时代  
草原里的骑手  
在绿色的空寂中，  
挥舞着马鞭

抑或  
是那个画马的人  
在色彩里推出了  
时光的蹄声

四  
暮色，群马与落日在一起

一个消息太多的时代  
它们眼睛明亮  
却看不到人世的杂草  
它们耳朵聪慧，却听不到坏消息  
它们只在落日中  
窥见飞翔的乌鸦  
黑色的，简单的  
发出……呱呱……呱呱  
它们只在黄昏里看见远方之远  
排着长队等待的人  
淡定的，疲倦的  
怀疑的，病痛的  
他们全部看着手机  
像一个躯壳看着另外一个躯壳

它们只看到一个为马立传的  
被一匹马，带入了歧途

五  
穿过灌木丛的时候  
我看到一条宽阔的山谷  
这里住过两匹互为知己之马  
它们变为两座雪山  
它们就在我面前  
身体上经年飘落的雪片  
发丝如雕刻。闪耀。优美

黑乌鸦在我头顶咕咕  
“看啊看啊，冰冷的已死之马。”

因为冰冷我的心里生出暖意  
冰冷之下，可以将太阳反复使用  
冰冷之下，心生寒凉的人  
可以相互取暖  
冰冷之下  
可以冻住当年的嘶鸣  
经年的爱人  
在它们的体内，我找到  
曾经的热血和花香

我绕着这两座雪山行走  
此时，四边寂静  
万籁无声  
我在心里祈祷  
“但愿它们伤口完美，  
但愿它们继续活着。”  
在虚情的人类  
我为它们准备了铁链  
也准备了自由

## 诗广角



远眺 张传荣 摄